

現代布農族狩獵的規訓與抵抗論述：「異文化觀光」 與「文化保存」的論辯

姜穎 陳子軒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摘要

在臺灣布農族的文化中，狩獵文化是族群認同的核心之一，使得狩獵在布農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研究價值。狩獵不僅是布農獵人身體和狩獵技術的展現，更是一種人與自然互動、對抗的關係；同時蘊含布農族的文化價值體系與宇宙觀。然而，隨社會結構變遷，其傳統狩獵文化面臨衝擊與轉型，狩獵文化的變遷同時影響原住民族的文化詮釋與實踐。近年來，在資本主義、生態保育政策、原住民意識抬頭等多元因素交織下，布農族狩獵文化逐漸產生新的論述與認同，並產製出各種凝聚力量與實踐的方式。狩獵活動開放給外界參與，採以體驗營隊或觀光園區等模式。本研究利用文本分析及文化人類學中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 為研究方式蒐集資料。描繪出現代布農族狩獵文化，逐步發展出多元面貌。以「異文化情調」吸引觀光客消費的商品化之外；布農文史工作團隊也在狩獵體驗營隊、文物展覽中，重新詮釋布農族的狩獵文化，過程中彰顯出主流文化，諸如生態保育論述、國家公園政策等漢人、西方思維的影響外；布農人也利用傳統文化中的生態觀點與主流論述競奪狩獵文化的詮釋權和實踐權，展現出新的認同與狩獵文化圖像。

關鍵詞：狩獵、文化認同、原住民、布農族

壹、緒論

我努力尋找，體內血液的源頭。有人說我來自馬來西亞群島，中國西南的邊境，父母卻傳說道：我們是太陽的孩子，百步蛇的蛋，大地蘊育的種族……

……最早是閩南人渡海移民，占據了肥沃的平原，砍伐樹林墾良田，逼使祖先退居山麓。西班牙，荷蘭人，猛銳的槍炮也跟著登陸。狠狠地翻找地上的金銀，榨取大量的獸皮。……日本人來了，弓箭和彎刀，對抗強大的軍隊……以番制番的政策，造就一群打手和走狗。學會奉承，也學會了自卑。學會逆來順受的性格，也學會了忍受牛馬般的生活……日本終於離去，中國終於走了進來……從日本人手中接掌，所有的錢勢和財產，然後你對我說：「你屬於中國？中國是你的母親？」

中國？多陌生的名字？講不通話語，怎會是我的母親？他不容我答應，制訂了許多記也記不清的硬要我遵守的法規。劃下保留地，不能打獵，不能講母親的話語，……什麼民族、民權、民生的，說是為人們實施的制度。但我卻，失去的愈來愈多。土地？野獸？自由？自尊！（節錄自莫那能，1989）

近年來，臺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早已眾聲喧嘩，臺灣各原住民族在臺灣特殊的歷史脈絡中，文化變遷的結構性因素探討受到專注。在運動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中，原住民的傳統運動文化亦受重視，狩獵活動即是其中之一。由於臺灣原住民生存在截然不同於平原生態的環境中，建構出相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部分原民族因為高海拔生態系統和地貌特徵不利於大規模農耕和畜牧，採集和狩獵變成為其早期不可或缺的生產活動，進而與其文化體系交織。其中，身體扮演了實踐的重要角色。因此，身體文化不但是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窺見其宗教信仰、社會制度和經濟行為的重要窗口。其中，狩獵活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研究價值，許多原住民的習俗傳說之中都會提及狩獵文化（劉育玲，1990），也因為原住民傳統獵場幅員遼闊且地形起伏，使狩獵不僅是獵人體能技術的展現、與獵物間的競技，也是一種與自然環境互動和對抗的關係。蘊含了原住民族深刻的文化思維與宇宙觀。

在臺灣的原住民族中，布農族是典型的高山狩獵民族。清代文獻稱其為「武崙族」，勢力範圍僅次於泰雅族（花松村，1996）。1898年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把臺灣原住民分成七族，當時把布農族稱為Vonum，1901年鳥居龍藏把臺灣原住民分成九族，布農族稱為Bounoun，1911年臺灣總督府理番報告把布農族稱為Bunun。臺灣光復後，臺灣大學民族研究室把臺灣原住民分為九族，Bunun成為布農族，其後一直沿用至今（王建台，2000）。

此外，布農族在印度尼西亞圈中，係居地最高之種族，為南島民族中典型的高山民族，近年來，許多部落菁英仍致力於保存已漸漸流逝的傳統狩獵文化（楊雅淳，2004）。此外，布農族是臺灣原住民各族中活動性最強、移動率最大，最能適應高山環境和氣候的一族（謝森展，1994），其祭儀活動諸如射耳祭等，多與狩獵文化有關，射耳祭同時是傳統部落男子成長階段最重要的社會儀式，體現出布農族狩獵文化在其族群的宇宙觀形塑與文化體系建構

中的重要位置。

布農族的文化中，狩獵文化是族群認同的核心之一，使得狩獵在布農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研究價值。狩獵不僅是布農獵人身體和狩獵技術的展現，更是一種人與自然互動、對抗的關係；同時蘊含布農族的文化價值體系與宇宙觀。然而，隨社會結構變遷，其傳統狩獵文化面臨衝擊與轉型，狩獵文化的變遷同時影響原住民族的文化詮釋與實踐。如同前文所節錄的原住民詩人莫那能（1989）的作品〈燃燒〉，揭露了臺灣原住民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經歷的受殖處境與文化變遷，狩獵文化在此過程中受到國家政權禁止與壓抑。原住民詩人的論述也反映出部分原住民族對於狩獵文化的詮釋與認知。近年來，在資本主義、生態保育政策、原住民意識抬頭等多元因素交織下，布農族狩獵文化逐漸產生新的論述與認同，並產製出各種凝聚力量與實踐的方式。傳統狩獵也開放給外界參與，採以體驗營隊或觀光園區等模式進行，在此過程中，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論述有何轉變及其意涵，將是本文探究的主要焦點。

貳、文獻探討

一、布農族狩獵文化的當代觀點：生態保育論述

布農族的獵人普遍被認為是臺灣原住民族中的佼佼者。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中，學者宮本延人¹（1987）曾指出，布農族具有互助合作的精神。以個人而言，他們也是所有山胞之中最勇敢的。他們的體力強壯，幾乎超出世人的想像，可以背著150到200公斤的重物，在險峻的山地作長途旅行。即使女人也能走上數十里山路，也能背著重物爬過高地。鹿野忠雄（1931）²的研究則記載，布農族的生活形態，最能代表高山國的特徵，「在臺灣諸蕃族中，只有布農族最能適應山地生活」。鹿野忠雄分析，從布農族狩獵的衣物也能看出其適應高山生活的程度，相較於同樣居住在山地的泰雅族，布農族的適應性更突顯。泰雅族前往山地狩獵，只穿麻布衣與麻布披肩。布農族則懂得鞣皮，用鹿或羊的毛皮製作獸皮鞋、護腳皮套、皮衣、皮帽、及皮製臂環（pakadazuan）。狩獵時帶的皮帽有皮製護耳，像橄欖球員戴的帽子。頭部被包紮的很緊又有護耳，適合於灌叢中橫衝直撞。

然而，臺灣原住民的狩獵文化中，布農族儘管以擅長狩獵聞名，但實際上是以游耕或刀耕火等方式種植小米、蕃薯、玉米、山芋、旱稻等作物為主食，打獵所得獸肉及採集所得的野菜作為副食（瀨川孝吉，1953；轉引自黃應貴，2006）。因此，布農族狩獵得到的獸肉只是副食並非主食，並不影響其一般生活，但獸肉本身卻象徵著獵者的hanitu（精靈）力量，不但有社會地位的象徵，更能用以招來額外勞力增加生產，因而具有文化資本的作用。這反映出狩獵文化在布農族文化中的象徵意義與價值，因此，當狩獵文化面臨變遷，布農族人的自我認同與實踐也隨之發生改變（黃應貴，2006）。換言之，在布農族的經濟生活歷史變

¹ 宮本延人著（1987）。魏桂邦譯（1992）。《臺灣的原住民族》，台中：晨星。

² 鹿野忠雄著（1931）。楊南郡譯（2000）。《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遷中，狩獵一向並非主要食物來源，卻在布農族的文化、宗教認同等層面扮演了重要的核心角色，更顯示其之於布農族的重要性。研究者認為，在分析布農族的狩獵文化時，除了關注外來政權的政策、資本主義對其傳統狩獵文化所造成的改變外，布農族人本身的狩獵認同與族群詮釋亦值得關注。

近年來，許多原住民狩獵文化的研究也開始關注狩獵論述的多元面向及當代論點。盧道杰(2006)等人的研究，從建構社區保育、原住民狩獵與野生動物經營管理間的連結。希望營造原住民參與的正當性，將社會規範與國家體制接軌，重塑共有資源的經營管理架構。林益仁(2003)則從「土地倫理學」的角度，分析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動物解放運動的可能結盟。林益仁援引汪明輝(2001)的論述，強調九〇年代起，原住民運動菁英開始以「獵人精神」作為族群認同的重要象徵與論述起點。獵人精神的論述一方面為長期以來被生態保育界「污名化」的原住民狩獵「除罪」，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原民運動從都市抗爭，轉向「原鄉」(homeland)建造的過程，是十足部落主義精神的體現。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在長期污名化的過程中，產製出新的認同與詮釋，試圖將狩獵與生態保育論述串連，進而「現代化」。

原住民研究者邦卡兒·海放南³的論述，即是一個例子。其論述本身恰好是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面臨污名，產生認同危機與建立新狩獵論述的過程。邦卡兒·海放南認為：

打獵在臺灣社會的主流文化中，被貶成低俗、落後、殘暴、未開化、茹毛飲血，成了難聽的字眼……這是由於國人尚無法養成理解並尊重其他多元文化的習慣……從布農族的打獵習俗中，可知獵人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及，從環境、地理分布，到山區、動植物的變化，獵人具備了整個山林的生態系觀，對於生態系中許多微妙的關係非常清楚……布農族的獵人知識即是布農文化……從獵人口中可以得知布農族人的生活史，獵人的知識，是一部自然生態、部族文化的活字典……追求精湛的狩獵技術，恪守狩獵規範，帶領族人進入山林，優秀的獵人成為榜樣。這種布農思想已經被主流社會釘在牆壁上，無法實現……獵人的式微是族群消失的預兆。

從邦卡兒·海放南的論述可以發現，原住民族認知傳統的狩獵文化時，深刻感受到「被污名」的苦楚，進行產製出「獵人是自然生態活字典」的新認同。值得注意的是，面臨「低俗、落後、殘暴、未開化」等評價時，研究者並未強調傳統文化發展所處的脈絡，去爭辯「低俗、落後、殘暴」可能有的「差異意義」——對於布農族的文化而言；反而產製出一個極其「現代化」、「專業化」的自然生態論述。這也顯現了新的狩獵文化認同的面貌。但邦卡兒·海放南的憂慮，當「獵人的式微是族群消失的預兆」卻是仍然存在的，有關族群認同危機的證明。

承上所述，在當前臺灣社會的布農族狩獵文化論述中，「生態保育」的概念，在狩獵的空間論述中占據重要的位置。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3)指出，生態學者視為基本的「環境污染」等生態相關問題，的確非常重要，但它們是次要。整體而言，社會的轉變預設了空間的擁有和集體管理，被「利害相關的各方」不斷干預。在耙梳文獻資料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生態保育」充斥在各原住民居住地與狩獵等生產方式的空間論述中，但在執政者、專家學者與原民族論述競逐的過程中，「生態保育」卻已經幾近達成「共識」，各種空

³ 〈最後的獵人？布農族狩獵文化的過去與未來(上、下)〉，網址：<http://e-info.org.tw/node/36000>

間的定義權、詮釋權與所有權，反而才是論述的重點，在過程中彰顯出強烈的權力運作痕跡。同時顯示出「空間是政治的」，空間不是某種與意識型態和政治保持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相反地，它永遠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間一向被各種歷史、自然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型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型態的產物 (Lefebvre, 1977; 陳志梧譯, 1993)。

如同前述，生態環境議題是目前原住民狩獵文化中重要的一環。談到當代的生態環境議題，如同Lefebvre (1977) (陳志梧譯, 1993) 的觀點，自然環境已經變成政治議題。在過去，「舊的匱乏」曾是麵包、生活資源，如今水、空氣、陽光和空間成為「新的匱乏」，存在者對它們的激烈鬥爭。在此脈絡下，自然環境被政治化，例如「國家公園的設置」，就是一種策略。而土地所有權，不論改進與否，都是一種源自於封建的所有權。城市規劃顯然是各種制度、意識型態的混合。

國內研究者台邦·撒沙勒 (2002) 的論述則認為，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爭議反映出一個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 的原住民與浪漫的自然主義間的對立，以及一個長期存在於原住民與保育界間權利不對等的事實。涉及了社會中的主流力量如何透過權力authority (學術、政治、經濟、文化) 來界定「自然」是什麼？以及什麼是「保育」。

對保育界而言，自然應該是「荒野」，所以，最好讓他維持無人干擾的狀態，將「人」這個地球生物界中最恐怖的怪獸從自然環境中抽離，就是保護與維持荒野最好的策略。國家公園、保護區就是這個意識型態下的產物。然而，對原住民而言，「自然」才是他們的家，他們靠著自然生活，在自然中傳遞文化、繁衍生命，唯一他們不去碰觸的「荒野」，只有那些祖靈棲息的聖界仙境。

台邦·撒沙勒認為，在自然保育的典範論述裡，落後地區的原始農作、狩獵和採集是造成資源消失的根本因素。因此主張以西方科學為本，嚴格限制當地居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才能確保永續資源。主張實施由上而下的環境管理，由西方科學與自由貿易所形成的結構網路，對全球公有資源CPRs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的變動方向，進行控制 (Pena, 2001; 轉引自台邦·撒沙勒, 2002)。而他認為，全球治理最顯著的成就，即是全球各國家公園和保護區的設立。在此理論脈絡上，當把梳布農族狩獵文化場域的空間轉換時，各種意識型態、權力的運作斧鑿痕跡也會一一被彰顯出來。

進一步分析，當空間的界線崩解，人群會更緊密的聯繫於地方、鄰里或國家、區域、族群團體與信仰，以之作為認同的特殊標記，同時增加了國族主義、地域主義以及高度地緣政治的對抗 (Harvey, 1990; 王志弘譯, 1993)。「發明的傳統」概念應運而生，亦即重新施行古代的儀式和景觀。Harvey的此一論述可以在目前許多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新論述中發現，原民族開始強調「祖先的智慧」，重新提出與自然和平共處等與各種生態保育論述相似的生態論述，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的進行傳統的儀式，各種狩獵文化體驗營隊即是一個例子。在此過程中，原民族除了爭取有關生態保育、山林空間的論述、定義權力，也凝聚鞏固族群的向心力。如同Lefebvre (1979) (王志弘譯, 1993) 的論述，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在區域層次上，邊陲正為它們的自主性或某種程度的獨立而奮戰。它們採取行動，挑戰其相對於國家、經濟和政治中心的從屬地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狩獵文化的空間/文化詮釋權的爭奪，在資本主義的空間邏輯下，往往會出現在許多「觀光化」的場域中，其中涉及了概念與意義的轉化。

二、布農族狩獵文化的當代認同：異文化觀光？爭奪詮釋權

承上所述，近年來原住民狩獵產製出新的論述與認同。新的認同也產生出各種凝聚力量與實踐的方式。部分原民團體將狩獵活動開放給外界參與，採體驗營隊或結合觀光等模式。

國內學者謝世忠(1994)認為，當代觀光過程以「都會、工業化、中產階級、文明」向相對範疇湧入的主流現象有關。若以原住民的文化意識為例，他援引學者Nash在1989年的論述，認為觀光活動的本質，事實上就是一種帝國主義。這種有形無形，迫使在政經力量上相對弱勢一方改變、裝扮、掩飾或製造各類生活面貌，供來者觀賞的類帝國主義現象，在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的情境中，特別明顯。所謂的異族觀光，是指以被訪地區居民及其工藝品之「異文化情調」(cultural exoticism)特性來吸引觀光客。被觀光者基本上是一個表演者，最重要的任務是取悅或娛樂遠來觀賞演出的消費者，而追求真實性(authenticity)是觀光客造訪的最大目的(Cohen, 1988；轉引自謝世忠，1994)。

所謂的真實性，指的是異族的「傳統或原始文化」。許多工業化國家或都會的居民，帶著自我認定的「文明」身分，前往草根特性明顯的城鎮或「第四世界」(原住民或土著族群的總稱)，想要體驗一種非都市、非工業，甚至「非文明」的自然經驗。然而，「傳統」在觀光情境中，往往被再創造、再修整、再詮釋，才能符合觀光的需要。謝世忠提醒，在「觀光」過程中，「被觀光者也在觀看自己」，他們如何看待、詮釋自己的傳統，是值得注意的議題。他以「九族文化村」和「臺灣山地文化園區」作為討論的文本。研究發現，在兩地表演原住民歌舞的原住民團員，不停進行「自我競爭」，試圖在不背叛傳統又合於表演需要取得平衡(謝世忠，1994)。若將焦點置放在此脈絡下，當布農族狩獵被形塑成「體驗營」、「舞台表演」等模式，主辦的布農族文史工作者、布農族獵人的詮釋、實踐與認同，的確呈現出一個多樣意義競逐的過程。

亦即在異族觀光的過程中，被觀光者往往會在過程中形塑出一種新的族群性(re-shaping a new ethnicity)，亦即原住民刻意展現的族群文化，經時間作用後，就成為該族的族群文化，原住民甚至用此為觀光而設計的文化形式，來認定自身的族群身分。換言之，發生了「族群內部的族群性再塑」，使得族群意識得以再強化或再造(謝世忠，199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觀光客」本身很可能就是傳統的失落者，屬於「同族同地同文化的內部觀光」，又或是「不同族不同地的同文化內部觀光」。許多到九族文化村等文化園區的原住民遊客，反映出臺灣原住民在劇烈文化變遷適應中，對我族群文化定位的急切心理(謝世忠，1994)。因此，除了主辦狩獵體驗營的布農族人，參與狩獵活動「體驗」的新一代布農族人又有什麼樣的認同？此一特殊的「尋根」體驗，很可能使得布農族的族群意識得以強化，反之亦是。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試圖從當代的布農族狩獵文化體驗營隊與舞台化觀光活動中，探究有關布農族狩獵文化的新論述與認同。然而，近年來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時常受限於時間限制，無法進行長達數年的文化人類學參與觀察。因此，本研究除將融合多元、彈性的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外，也會兼採學者Mitchell & Velson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 研究模式。從「聚會」，例如祭典、觀光表演、狩獵體驗營隊等情境中，探究參與者、參與因素等議題，挖掘其中諸多策略與衝突，視其為大社會結構運作的反映。Keesing(1976) (張恭啟等譯，1994) 認為，情境分析要顯示的過程、衝突，背景是流動性與歧異性，不再是共有制度與價值觀念。

研究對象方面，本文研究對象包含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在98年10月20日起至99年2月19日所舉行的「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特展」、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文教基金會」的例行性舞台歌舞表演以及2008年「郡社布農狩獵文化體驗營」為研究對象。蒐集資料的時間為2009年12月，針對各研究對象的性質，彈性地進行文本分析或參與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

承上所述，本文所採用的是人類學研究視角為「局外人」觀點，過去支持「局外人(客位, etic) 的研究者認為，特定文化的成員，通常過度投入自己正在從事的事情，以致於無法不偏不倚的討論他們的文化觀點(Kottack, 2005 ; 徐雨村譯，2005)，容易忽略特定脈絡中刻板印象與偏見。然而，「局內人」觀點所突顯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也不容偏廢，將再未來的研究中進行論述。



肆、研究內容

一、異文化觀光：布農族狩獵文化的舞台呈現

成立於1995年的「布農文教基金會」(布農部落) 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根據其紙本簡介：

布農文教基金會自1995年成立以來，創造出自給自足的產業模式，讓延平鄉民得以在自己土地上尊嚴的生活著。為根本落實原住民的重建工作，使族人自給自足，讓國人深度參與，目前規劃有布農部落的部落劇場、部落民宿、部落餐廳、部落咖啡屋、布農Mabaliv買東西(特產中心)、有機農場等。2002年更取得布農紅葉溫泉公辦民營的機會，成為臺灣第一個保留地上原住民族觀光資源經國家徵收後，由原住民族重新取得經營管理權的案例。布農文教基金會在布農部落的經營，培育出在地居民的認同感與打造自主性產業的驕傲。布農文教基金會以教育及基督信仰為基礎，逐一拓展到產業發展、社會福利，乃至文化傳承，藉由布農部落發揮的產值，維繫族人家庭的經濟基礎與永續命脈。

從此段文本中可以發現，研究場域中設置有特產中心、農場、劇場、民宿、咖啡屋、餐

廳、有機農場等，均符合現代化觀光休閒園區的場域規劃。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也處處可見研究場域內觀光化、現代化的遊園規劃方式。部落門票為150元，票卡以「電腦儲值」形式，可折抵園內消費100元，遊客可折抵名產中心內之商品販售、射箭體驗等活動的消費。在園內的活動中，有「布農射箭」(圖一)的文化體驗活動，費用為100元，遊客可體驗傳統布農族獵人以弓箭狩獵水鹿。使用現代休閒弓箭，射擊標靶則是水鹿的繪圖(圖二)，水鹿腹腔為鏢靶中心，提供遊客體驗時射擊的目標。此外，園區設有「小小羊兒牧場」(圖三)，飼養來自非洲奴比亞區的羊，並提供遊客餵食體驗。



(圖一)

(圖二) (圖三)

在2009年12月13日例行舞台表演中，園內的「部落劇場」演出有布農傳統祭儀、布農族八部合音、阿里山鄒族祭儀及原住民創作歌曲。當天，有搭乘遊覽車的觀光客入園，人數大約百人。主持人為一女姓布農族人，手持麥克風以國語主持節目。主持人開場時表示，自從2009年的八八風災後，台東觀光受創甚深，當天是風災以來觀光客人數較多的一日，「沒客人，表演的孩子很傷心」，並轉以台語繼續說：「你們來，我們很歡喜」。

接著，主持人在電子琴音中歡迎入園遊客，感謝遊客前來聆聽「美麗、善良」的布農族人的文化故事。並簡介布農族的起源與歷史，過程中主持人提及目前全台布農族人共有四萬多人。⁴並展開一連串的布農族傳統歌舞的表演。

第一首曲目為「小米豐收歌」，表演者多為年輕的布農族男女，以及一名布農族老嫗參與演出。接著曲目則是「八部合音」，主持人特別強調「這是大英百科全書也有介紹的音樂型態.....在合音中，顯示出布農族人強調和諧、互助的精神。我們布農族打獵時若合音不夠和諧，是不能動用山林資源的」。接著演出的「祭槍歌、報戰功」中，主持人介紹：「布農族重視互助精神，獵捕野生動物會分給孤兒和身心障礙者.....布農族狩獵不是趕盡殺絕，夠了就好.....布農族人很英勇，適應高山生活.....我們會在祭典中將感恩獻給自然的山

⁴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統計，民國98年底，布農族以51,447人居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四位，資料參考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網。

林。」音樂演出的過程中，主持人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來：「我們合群、守法、親切、可愛、調適山林」……「原住民的音樂，是臺灣人的資產，我們都是大地母親的孩子。」

表演接近尾聲，主持人開始一一介紹上台表演的年輕舞者，強調他們「很優秀，和你們一樣，從幼稚園念到研究所……我們是運動細胞發達的族群……才會有紅葉棒球」。表演最終的曲目為「美麗島」，主持人串場時表示：「我們的國家是臺灣，彼此尊重，大家都是臺灣人」。

最後則是「舞台回饋專案」時間，主持人推銷CD，特別介紹其中「勇敢的臺灣人」一曲目，贈品則是果醬、檜木精油等商品。並鼓勵觀光客購買竹製存錢筒捐款，因為「注重孩子的課業，才能和你們平地人打拚……透過教育，改變我們原住民坎坷的命運」。

透過文本分析，研究者認為，研究場域的觀光化發展，產生如學者謝世忠(1994)的論述，被觀光者，尤其是那些已以觀光為主要甚至唯一生業的社群，必須努力表現出傳統或原始性，以讓觀光客有獲得真實的傳統之感，從而在此留下鈔票，例如購買藝品、觀賞歌舞、拍照合影和品嚐土產等。本研究場域中的歌舞、狩獵射箭體驗以及舞台推銷時間均是觀光發展下的產物。謝世忠也強調，在觀光情境中，「傳統」必須被再創造、再修整或再詮釋，才能符合短暫而表面的觀光交易的需要。研究場域中，以現代休閒弓箭讓遊客體驗狩獵，實際上布農族獵人約在日治時期就開始採用獵槍狩獵，「弓箭」所象徵的「傳統、非都市、非工業」甚至「非文明」的意義，符合了異文化觀光場域的要求。奴比亞羊的餵食，亦常見於現代觀光休閒農牧業園區的經營模式中，在傳統布農族的生產(狩獵)方式中餵養畜羊並不存在。顯示出原住民文化在現代觀光化的發展模式下，對於傳統文化的再書寫、修飾。

至於舞台歌舞，「濃縮」了布農族各種傳統祭典中的經典歌舞外，再次顯示觀光過程中，傳統文化面臨的再修整。主持人串場的台詞中，「這是大英百科全書也有介紹的音樂型態……」、「很優秀，和你們一樣，從幼稚園念到研究所……我們是運動細胞發達的族群……才會有紅葉棒球」、「我們的國家是臺灣，彼此尊重，大家都是臺灣人」，文本中以「大英百科全書」正當化族人傳統音樂型態的重要性與文化地位；重視漢人學制中的高等教育；乃至於國家認同，均顯現出一套以漢人/西方/現代文化為認同依據的認同論述。而文本中出現的「親切、可愛、合群、運動細胞發達」則複製了臺灣社會中主流的原住民刻板印象。孫大川(2000)認為：

「樂舞」原本是原住民傳統文化中最精彩的一面，是原住民在沒有文字、沒有「學校」的情況中，傳遞民族經驗、強化傳統部落人際交流、陶冶內在情感、鍛鍊肢體節奏感的一種文化機制。部落社會瓦解之後，它們竟淪為獲致狂醉的觸媒，集體宴樂成為集體逃避。唱歌、跳舞的刻板印象，又反過來「鼓舞」了這種宴樂的自我表現。結合臺灣惡質的政治與觀光文化，「活潑」、「大眼睛」、「身材好」、「體能強」的原住民，若不淪為政治樣版，也難逃觀光色情文化的陷阱。

孫大川在論述漢人文化中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對於原住民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的破壞時，提出以上的論述。若置放在本研究場域中，舞台化的歌舞表演，顯示的並非原住民族集體逃避的宴樂場域，而瀰漫一種現代資本主義邏輯型塑出的異文化觀光氛圍。然而，演出文本中的確複製主流文化中對於原住民「天真、可愛、運動細胞發達」等刻板印象。

在現代觀光化發展之外，研究場域歌舞中，主持人提到「布農族人強調和諧、互助的精神。我們布農族打獵時若合音不夠和諧，是不能動用山林資源的」、「布農族重視互助精神，獵捕野生動物會分給孤兒和身心障礙者……布農族狩獵不是趕盡殺絕，夠了就好……布農族人很英勇，適應高山生活……我們會在祭典中將感恩獻給自然的山林。」在觀光化的舞台歌舞中，納入並試圖傳遞傳統布農族的狩獵精神，然而，論述的主軸，仍舊脫離了布農族中心的言說角度，依附在強調「不是趕盡殺絕」的現代生態保育論述的基調上。文本中「我們……守法……調適山林」則顯露出布農族狩獵文化在傳統與現代論述中的矛盾處境。

然而，如同園區簡介中曾提及，研究場域為「第一個臺灣原住民族重新取得觀光資源經營管理權的案例，提供了在地布農族人工作機會」。換言之，透過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布農部落的設置與觀光化發展，被視為原住民「尊嚴」的象徵，同時具有「文化傳承」的意涵。顯示在異文化觀光的資本主義邏輯考量之外，研究場域設置的理想中，文化傳遞、文化保存亦為論述的基調。反映在異文化觀光之外，許多文史工作者嘗試以文化體驗等形式，保存傳統原住民文化。

二、文化尋根：布農族人狩獵認同的凝聚

承上所述，「郡社布農狩獵文化體驗營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其在2008年舉行的文化體驗營活動，簡介中提到：



布農族分布於中央山脈南段，是臺灣原住民14大族群中，分布海拔最高的族群，在傳統的小米田狩獵文化中，蘊藏著古老的文明智慧。「內本鹿」布農族語稱「Laipuluk」之地理位置位在台東、高雄及屏東交界之中央山脈，乃是布農族遷徙史中最南方之疆域。在日治時代後期以前，內本鹿布農族人一直居住在此，直到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強制遷徙下山至今日的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巴喜告），乃是布農族郡社群內本鹿群之後裔。

文史工作者在狩獵活動體驗營隊的簡介中，首先介紹了布農族的居住與分布，論述中突顯出空間之於文化的意義。諸多影響空間變遷的因素被提及，殖民者、統治階級的力量展現，彰顯出布農族傳統文化變遷中的權力意涵。至於為何要進行狩獵文化的體驗，體驗營隊的簡介中，做了以下的敘述：「一群在地的布農族人，背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有感於即將消失的古老文化，老祖先的智慧需要年輕人的傳承，更需要外界朋友的理解與認同。秉持著布農族傳統的「分享」精神，與你分享布農獵人的智慧。」分析文本可以發現，對於主辦此活動的布農族文史工作者而言，狩獵文化面臨「消失」困境，傳統文化有賴年輕人的傳承。彰顯出現代布農族狩獵文化在觀光化之外的另一種發展模式，即是「體驗營」形式，文化傳承為其目標。

然而，除年輕一代布農族人外，體驗營隊也歡迎「外界朋友」參與，在分享傳統的狩獵文化內涵之外，期望產製出「理解與認同」。研究者認為，在此簡介中有著一段「隱藏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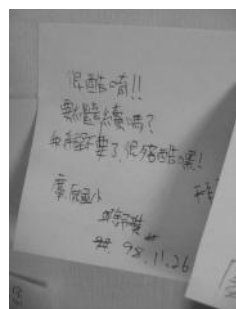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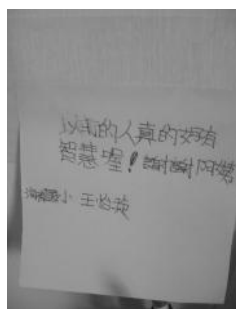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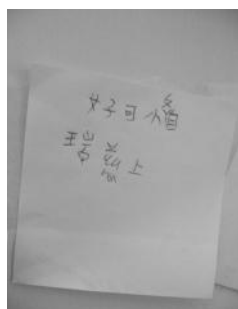
⁵ 資料來源，網址：<http://bununbiun.blogspot.com/>

本」，在論述中布農族的狩獵文化，看似隨著歷史的變遷「自然」的面臨消失的危機，但在需要外界（非原住民）的理解、認同時，顯見狩獵文化在現代面臨許多衝突與危機，布農族人希望透過狩獵文化的「體驗」營，產製新的狩獵論述。然而，研究者不禁要問，當一個傳統上專屬於男性獵人的狩獵活動，開放給任何漢人、女性等參與，狩獵的意涵必然面臨轉變。

若以謝世忠「異族觀光」論點未必能完全用來詮釋「郡社布農狩獵文化體驗營」等狩獵文化體驗營隊的意義，在該簡介中曾提及「一群在地的布農族人，背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換言之，「吸引觀光客」並非體驗營隊的宗旨。企圖透過傳統儀式的再次展演，延續傳統、凝聚認同。然而，參與者追求「真實性」則和異族觀光客的目標一致。在「郡社布農狩獵文化體驗營」的活動，包含狩獵方法（傳統陷阱製作、現代陷阱製作、獵人和獵犬搭檔的圍獵）、介紹狩獵器具。狩獵禁忌及夢占、夜間狩獵。以及動物的食用處理、獸皮的製作方法、臺灣大型哺乳類動物器官的布農語名稱、動物喜愛或經常出沒的地方，動物排遺、腳印、獸徑、叫聲辨識等。內本鹿地區布農族舊部落遺址和布農族郡社的民俗植物也在課程內容中。並且講述獵人生活，諸如紮營方式、砍木頭、鋸木頭方式、如何生火、燻烤獵肉的方法。意圖讓外界或新一代的布農族人瞭解傳統狩獵文化的面貌。

但是，如簡介中特別提到：「本活動的目的不是教學員如何獵殺動物，而是在實地教學的過程中，讓學員認識布農在山中生活、生存的一些重要面向。」研究者認為，雖然體驗營隊的用意，是在延續、保存傳統文化，進而鞏固民族的認同與歸屬感。但當「狩獵」脫離了「獵殺動物」，狩獵文化論述乃至族群認同都產生改變。最後，主辦單位強調「入山時，請對山林保持戒慎謙卑的態度，我們是來學習自然的規律及布農先人長久累積的智慧。」此一狩獵論述似乎延續了傳統布農族人面對山林、自然的自然觀念，但卻淡化「狩獵」在狩獵文化中的意涵，轉而強調生態保育、布農族先人智慧。整體而言，研究者認為，布農族的狩獵文化體驗營隊意涵中，存在有一種等融合了現代生態論述，又企圖延續傳統、凝聚認同的新狩獵文化認同。當重新實行傳統儀式，但當「狩獵不再狩獵」時，反映出新的布農族狩獵論述與認同。

同樣的，台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98年10月20日起至99年2月19日舉行「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特展」。展覽中規劃公布欄區塊，讓參展遊客抒發心得。許多當地小學生前往參觀，並留下了「好可怕」、「以前的人真的好有智慧喔！」、「很酷唷！要繼續嗎？我希望不要了，很殘酷嘿！」的留言（圖四至圖六）。顯示出新一代（現代）布農族人在文化展覽、觀光活動與體驗營隊中學習傳統狩獵文化與歷史，但在諸多外在結構因素的影響下，論述面臨挑戰與轉變。



(圖四)

(圖五)

(圖六)

伍、結論

整體而言，狩獵文化體驗營、文化特展與觀光園區等，已是現代布農族重新述說傳統狩獵文化，凝聚新狩獵論述與族群認同的關鍵場域。在目前現代化、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文化脈絡下，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發生意義上的重新詮釋，新的布農族狩獵論述、認同被產製出來，這些認同有時深受「現代化」論述，諸如生態保育觀念的影響。現代化的論述為布農族的傳統狩獵帶來污名的規訓論述，影響了傳統的布農族狩獵論述與實踐。然而，規訓必然面對抵抗，原住民族的能動性與族群意識的凝聚的批判性不得忽視。現代布農族狩獵論述的產製，看似受到現代化、漢化論述的影響。但也可視為布農族人在主流論述下處理狩獵的策略性詮釋，目的在於爭奪定義權，重新獲取「返回山林」的合法性權力。現代的布農族狩獵論述的拉鋸在前述的場域中論辯著。

本文旨在探究布農族狩獵文化在幾個重要的現代場域中如何被言說，然而，布農族的狩獵文化如何在現代情境中實踐與傳承，如何被布農族人所認知與詮釋，亦是探究布農族狩獵文化論述的重要環節，亦是未來研究者可以著力之處。



參考文獻

- 王志弘譯 (1994)。Harvey, D. (1990)。王志弘、夏鑄九編，〈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3).)
- 王志弘譯 (1994)。Lefebvre, H. (1979)。王志弘、夏鑄九編，〈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Freiberg, J. W.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 NY: Irvington.)。
- 王文斌譯 (1994) ; Soja, E. W. (1989)《後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Postmodern Geographies*. New York: Verso.)。北京：商務。
- 王建台 (1997)。〈臺灣泰雅族的傳統體育介紹〉，《國民體育季刊》，26卷，2期，台北：教育部體育司。
- (1999)。〈臺灣原住民歲時祭儀與運動文化之探討〉，《國教天地》，第132期。屏東：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 (2000)。《臺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排灣、魯凱族為對象》。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印。
- 王建台、王宗吉、陳枝烈 (2001)。《臺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泰雅族賽夏族為對象》。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印。
- 李志清 (2008)。《鄉土中國的儀式性少數民族體育：以桂北桐鄉搶花炮為個案的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吳雯菁 (2004)。〈再見 / 再現獵人：一個魯凱族部落的獵人意涵探索〉，臺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騰達 (2000)。〈臺灣原住民傳統體育活動〉，《原住民教育季刊》，18卷，頁16-36。

- 吳潛誠總編校(1997) 〃 Alexander, J. (ed) (1990) 《文化與社會當代辯論》(*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台北：土緒。
- 花松村(1996)。《臺灣鄉土全誌》，第十一冊，台北：中一出版社。
- 林益仁(2003)。〈原住民狩獵文化與動物解放運動可能結盟嗎？——一個土地倫理學的觀點〉，《中外文學》，第32卷第2期，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 孫大川(1995)。〈夾縫中的族群建構——泛原住民意識與臺灣族群問題的互動〉，《山海文化雙月刊》，第12期，頁91-105。
- 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聯合文學。
- 莫那能，(1989)。〈燃燒〉，《美麗的稻穗》，台中：晨星。
- 黃應貴(1992)。《東埔社布農人的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黃應貴(2006)。《布農族》，台北：三民書局。
- 台邦·撒沙勒(2002)。〈狩獵文化的迷思和真實：一個生態政治的反思〉，載於《看守臺灣》，2002，春季號。
- 陳至梧譯(1994)。Lefebvre, H. (1977)。王志弘、夏鑄九編，〈空間政治學的反思〉，《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s)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 陳至梧譯(1994)。Foucault, M. (1984)。王志弘、夏鑄九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Of Other Spaces, Heterotopias, Architecture Movement Continuete.*)。
- 張恭啟等譯(1989) 〃 Keesing, R. (1976) 《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台北：巨流。
- 張恭啟等譯(1989) 〃 Keesing, R. (1976) 《人類學與當代世界》(*Cul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台北：巨流。
- 宮本延人著(1987)，魏桂邦譯(1992)。《臺灣的原住民族》，台中：晨星。
- 鹿野忠雄著(1931)，楊南郡譯(2000)。《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
- 楊雅淳(2004)。〈魯凱族知識青年對傳統狩獵文化的認知〉，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育玲(1990)。〈臺灣賽德克族口傳故事研究〉，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安晞(2000)。〈日據時期布農族丹社遷移史之研究(1930-1940年)〉，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謝世忠(1994)。〈觀光過程與傳說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當代雜誌第98期。
- 謝森展(1994)。《臺灣回想》，台北：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of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of the Bunun hunting: a debate between “ethnic tourism”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Ying Chiang

Tzu-hsuan Che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bstract



Bunun is one of the aboriginal tribes in Taiwan. Hunting as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is a common consensus in Taiwanese society. Hunting not only manifests the body and hunting skills of Bunun hunters, but also prese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urthermore, hunting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world view of Bunun. Therefore, hunting culture is essential in the Bunun research. With the changing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traditional hunting culture of Bunun meets multiple challenges from capitalism, installation of national park and the rise of aborigin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In the past, hunting is the calling to every male Bunun (taboo for woman). Today, young Bunun people can choose to hunt or not on their own. Moreover, tourists can experience hunting in cultural exhibitions or sightseeing in the Bunun hunting terrains. All these complications bring new racial identities, hunting practices and hunting discourses for the aboriginal tribe.

Key words: hun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digenous peoples, Bunun

East Asian Sport Thoughts

Volume 1

October 2010

Executive Editors: Chin-Sung Chiu, Dong-Jhy Hwang

Associate Editors: Chien-Chih Chou, Bo-I Chen

Assistant Editors: Wei-cheng Chiu, Ying Chiang

Editorial Board

Alan Bairner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Wei-An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hie-Peng Che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Hitoshi Ebishima (Biwako Seikei Sport College)

Gerald Gems (North Central College)

Annette Hofmann (Ludwigsbur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hn Horn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Chi-Lin Hsu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ong-Jhy Hwnag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Steven Jackson (University of Otago)

Grant Jarvi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Patrick W. C. La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ertrud Pfiste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Elizabeth Pike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Wray Vamplew (University of Stirling)

Mei-Hui You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Reviewers

Alan Bairner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Yi-Tung Cha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zu-Hsuan Che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Wen-Hui Chu (Nanhua University)
Hitoshi Ebishima (Biwako Seikei Sport College)
Gerald Gems (North Central College)
Annette Hofmann (Ludwigsbur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hn Horne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Steven Jackson (University of Otago)
Grant Jarvie (University of Stirling)
Patrick W. C. La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ing-Chao Li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Te Li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Chin Liu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n-Hung Lu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Yi-Hsiang Pa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Gertrud Pfiste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Elizabeth Pike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Shen Tung (National Kinm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ray Vamplew (University of Stirling)
Chien-Tai Wang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Tsong-Wen Yang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Address: Taiwan Society of Sport Sociology, 250, Wen Hua 1st Rd., Kueishan, Taoyuan County,
Taiwan 33301
Phone: +886 (0)3-328-3201*8532/*8305
E-mail: tonhwang@tsss.org.tw
General Agency: Hungyeh Publishing Co., Ltd

